

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攷要卷之十三

英國馬爾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敘述稿

新疆

初英國未與他國通商既有地狹人稠之患而又不能餉其口於四方不免日鬻貧糴其以工作爲業者幾致無人顧問偶或受僱工價既賤謀食良難而英廷反服外糧入口之禁者則以欲保田主及農家者流不致耗損也然承平無事民食已慮不敷况恒從事於戎行食之者多生之者寡百工之困何可勝言夫英人保業之例累代相沿禁外糧以保農民固然其無足怪况英廷於保農之外更有深慮遠慮焉當時兵革不息英人枕戈待旦常若有大敵之當前默計既禁外糧民皆餓食則必思墾荒地而盡墾之然後一日有警本國之

食已足養本國之民無事仰人鼻息且英廷本不願與他國相往來苟有所需皆若足乎已無待於外也者其視他國也非世爲仇讐卽情同胡越久而久之英人之失業者十居其五卽使有事亦無需終日勤動於偷得浮生半日閒之趣則得矣其若仰事俯畜皆有入不敷出之慮何

海外有荒地焉較英國本境多百倍而不止其地且極肥沃從未經人墾種若舉英國失業之徒遷往耕植地力既以發洩而有所用人力亦得所藉手不致食貧夫婦常抱牛衣對泣之悲豈非一舉而兩得乎然自古至今從未有先我而爲之者儻使忽明此想不免驚世駭俗矣○百年以前英人去國離鄉以謀食於遐陬者寥寥無幾故一千八百十五年

嘉慶二
十年

有人通盤核算僅得二千人耳當此之時歐洲苦戰頻年

國庫皆憂匱乏貧戶生機之蹙所不待言聞美國已離英而自立政令寬厚時會承平漸有英人航海而去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重行料民之政知出外謀生者已多至三十六萬八千人又從一千八百十六年嘉慶二十一年通算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前後六十年中英民七百二十五萬名曰皆長妻子有田園於他鄉不再詠黃鳥之詩以冀復我邦族其中十分之六七已占美籍而爲美國之人十分之三四則分往英國所屬各洲之新羅

美國之地共十三省初隸英之版宇固無所謂美國也是以英國發配之犯時或安置其間昔者英國罪名不少或有謗毀朝政欲改舊章者一一定以流罪務俾本國之人不爲英惑其餘尋常雜犯之流至美境者數之誘販之徒尤多大半既而美人華盛頓合十三省之地自立爲

美利堅國英人始不再流放罪人至此惟其時英國善士黑淮德已開
徧各國牢獄謂獄囚受刑太重宜則設善法以治之英國從之有收監
禁爲徒流者急須定地安置一千七百八十八年乾隆五
十三年英人足跡已

至澳大利亞洲爰割取大於英國本境三倍之曰澳洲名之曰新南威
利士徒流各犯遂有安置之地歷年五十月英人之至澳洲其國新疆
者皆赭衣黑索之輩也既以此地爲若輩遺戍處力爭上游之人自不
甘無端戾止然亦有不盡罪囚而以貧乏之故轉徙至此者更有前雖
犯罪而後已改惡從善者皆漸思於此定治國之法并會議曰英人棄
此地如石田故使罪人結實之而已然人既犯罪必勢多而良少久任
其萬里遠來如水赴壑異日豈能相安遂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
二十
六訂定章程不准英國再遣罪囚發配到澳洲此章既定然後英國良

善之到澳者日見其多矣

英國新疆之最大者莫若坎拿大坎拿大地處亞美利加洲枕於美國

之北其地之廣袤亦與美國十三省不甚懸殊坎拿大全境直古歐羅巴全

英得三百五十八萬方里可請大矣若以中國而論合滿洲蒙古西藏新疆以英程計之實四百四十六萬方里徒以氣候甚寒未能

如美國之極盛然其蒸蒸日上之勢速於置郵而傳命逆料後此之興

未有艾也○查坎拿大新疆之地本極肥美乃農民種植百穀後收穫

之豐有出於意計外者坎拿大之漫泥土扒省與美國密細細皮省相

近密細細皮省英田一畝所收之麥約英軍十四斗農人殊覺苦辛漫

泥土扒省種麥之農夫似絕不經意也者亦無糞料以加培植及麥秋

既至英田一畝竟收英量麥四十斗此近事之信而有徵者沃土之名

四播人之願往墾治者趨之若鶩年來英國又自坎拿大之東海口繁

一鐵路直通至西海口計長英程三千餘里於是獲益更多出入口貨物既臻便捷而日增再閱數年英國本境所需之糧食可全行取給於此而不虞匱乏矣若坎拿大人更能取其地中所蘊之寶以供人用則旺氣之乘尤可安坐以待也○坎拿大之地雖幾埒歐羅巴全洲而其生齒僅有倫敦一京城之數地廣人稀一至於此故英國出境工人前以美國及澳洲爲樂土者今聞坎拿大日臻繁盛往者亦日見增多計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英人往坎者祇一萬七千三百七十八人迨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竟增至四萬四千四百二十四人其中亦有先往坎拿大畧嫌不便而南行入美界者○坎人雖絕少而通商貿易之事已有可觀蓋其地面所產之糧食木植等貨皆爲他國所需而其入口者則以歐洲運來之機器及布匹呢絨爲大宗統計出口貨約

清國
新地
大

年值英金一千六百萬鎊入口貨約年值英金一千九百萬鎊至坎拿大雖爲英之新地而通商之事皆由自主故如上所開之數半與他國相通非拘拘焉必令各貨買自英賣於英也

英國疆宇過於五大洲又皆開廣無窮實爲萬古之所未有論其地面實占全地球七分之一論其人數實占含生負氣之倫四分之一其所

謂各新疆各屬地者較之英倫蘇格蘭阿爾蘭等本境大至七十六倍

試爲分而計之美洲之屬英轄治者凡英程三百五十萬方里凡英程

約合華程亞洲一百七十五萬方里非洲五十萬方里按此皆實時之數

十二年非屬英之地已增澳洲三百二十萬方里大半皆百年來所開

至英程二百七十五萬方里至英程論其廣袤有英程三百五十萬方里者坎拿大也有英程二方里者西

班牙之地中海口也大小不拘惟便所擇蓋其有屬地五十四處而其

人數則總共一千八百萬名口、按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丁口冊已增至男女英國初得各地之時一切法律章程俱由英廷所命專似裨益英國本境而設今則各新疆皆可自舉官吏自定法律其人又大半皆墮塞官之權官既受舉所定律章務各有益於本土惟總督巡撫等大員仍歸英廷命往耳○初各新疆之隸於英也所入不敷所出英廷歲以巨金津貼之今則官吏治國之費將士保國之費各由本土籌款付給不勞英廷籌畫然其所定章程竟有反不便於英國者即如英國所出之貨各屬地竟可任意加稅始准人口銷售之類是也○若論新疆保國一節近年各大國既不肯任便占地英國即不必多派將士其費大可節省或謂當此之時英國宜與各屬地合而爲一立一通商章程不使彼此歧異語頗近理其成否雖未可知然新疆及屬國之人各懷此意或

可底於有成余則謂其成也固妙其不成也無妨蓋英國與各新疆既屬和好無間遇事則協力籌辦無不樂從萬一有所不便則竟各歸各辦亦無所難英國必純任自然斷不能以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四年強迫美國之事移而施之於各新疆也

第一節
拿破崙
死後
國情

國法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四

英國

馬德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之敘述稿

法國復立君主

法皇拿破崙崩後補拿破崙脫名毒痛歐境致遭公憤合兵再敗之於滑鐵
盧拘囚海島當時英國實爲領袖其他如俄羅斯如奧斯馬加如普魯
士如比利時如意大利如巴哇利亞如殺克生如馬加如漢落非如西
班牙等大小各國受害日深蓄怒日久軍符一至無不踴躍補卒秣馬
厲兵誓雪頻年之恥計直入法蘭西內地者共有弁兵一百十萬人滑
鐵盧戰場遂爲歐洲戰禍之結局法之淫威盡過於此法之機勢亦盡
滅於此且將戰未戰已戰而未罷戰之時此一百十萬人者飲食日用
無不取給於法法民不服則各健兒紛紛擄掠財物之搜求無論矣

至寸絲尺布亦皆有予取予求、不汝瑗疵之勢、法民之所畏者多至不可紀極、既而法之帥徒撓敗、皇帝成禽各國共罰法國、以英金六千萬

鎊

按舊幣市價約合銀二錢四京兩

爲犒師、拿坡崙部下之兵散亡絕滅、各國又強立其

舊君布爾奔氏、使之主持國是、各國之兵雖多凱撤、然猶抽出練軍共十五萬人、交英國將軍惠靈吞侯將之、駐防法境、以保護戰勝之權利、而坐收其罰款、此十五萬人者、額給軍精與或有分外之要求、前後五年無不取諸法庫、法民又恐客軍久成、仍肆擄掠、農商人等、但以能餬其口爲幸、斷無餘力、以納賦稅、昔年法國之雄、爲他國之所未有、此日法人之苦、亦爲他人之所未嘗、○法人之受苦、固屬無出其右、然各國之所以待法者、則殊未見其太苛也、拿坡崙強奪他國之地、雖使之各歸元主、拿坡崙分索他國之寶器、雖使之完璧歸趙、而一千七百九十

二年

乾隆五十七年

法國本有之疆界仍任法人隸轄法之傳國寶器仍一

任其珍藏罰令法人餉師之金數雖不貲而較之三年以來拿坡崙罰取他國之兵費則亦相去天淵也

法國既一敗塗地矣一千八百十五年

嘉慶二十年

前之威力今則不能勝

一匹雄矣欲求一兵一卒而不可得矣全國之地爲敵人成以重兵而

掌其財賦矣強壯之丁男屢從拿坡崙爭城奪地肝腦盡膏原野矣通

商貿易一途幾不能如碩果之僅存矣國庫中尙存之金銀已爲列國

取充罰款矣其各公司股本百金每歲約可收息五金者今以無人顧

問之故貶價求售已賤至五十七金矣當按期應付罰款之際不得不

稱貸於人移東以補西矣且一千八百十六年

嘉慶二十一年

又遇大兵以後

必有凶年之慘糧價翔貴貧苦小民至有流爲餓殍者苦中之苦何可

勝道法政府乃爲平糶之策以濟災黎似此情形驟圖光復故業人固不之信已亦未敢言也庸詎知比及三年已漸有萬象昭蘇之意貿易日多矣田禾之收穫豐矣列國所索犒師之款訂約時限定年期使之分繳今乃未及期而悉數清還矣客兵之壓境者亦照約先期撤退矣法之額兵又紛紛選募矣富強之基漸定雄國之名又使人震而驚之矣頻年憂疑困阻之苦一掃而空之矣此蓋地脈肥沃民力勤能枯瘠遂皆有起色不致使人歎一蹶之不復振也

法國舊君之氏族曰布爾奔

按西人以氏族行名雖冠於氏族之上而人罕稱之即如拿破崙惡德存之類亦皆其氏族也拿破崙

前第一之名則曰補拿拿破崙

一千七百九十年

乾隆五十五年

以君主之權過重不順民心法

民逼令遜位凡伏處二十五年今爲歐洲列國強令攝政既非出於自然然民心必不肯服然而法人喇嘛亭曾作國史其言曰此未知法民

人心者也。法之大病在於民心之不定。歐洲他國從未有紛更不已。置君如奕棋。類乎法民也者。故各國雖以兵力挾奉其舊君。法民不但無不稱願。且更皆額手稱慶。咸謂時事至此。大家小戶無不受水深火熱之苦。萬事敗壞淨盡。毫無冀望。卽彼筮仕之流。無論爲民主所舉。君主所命。或以他途進。皆相與扼腕而嗟。一籌莫展。而況各府州縣俱有外兵盤踞。官亦無權以理事。總之我輩之苦況。皆拿坡翁一人所貽者也。言次甚有憤恨填膺。搏几大詬者。是故同一法民也。昔日奉拿坡翁若神明。頌之以世上聖皇者。此日則視拿坡翁如寇讐。誓之以天下第一暴主。今幸舊君布爾奔氏受各國之擁戴。正我輩求之而不可得者。敢有他志以連罪戾。且君既定位矣。民間所舉之官。冀其君於用人行政之大綱。悉照君主之法。改絃而更張之者。較君心爲尤切。於是政府

更酌定嚴律以預防仍求民主之害律又中有云凡有欲求民主者民間偶語畧涉不敬君上者私藏拿坡崙之旗幟懸之其家以記念昔年用兵之事者咸卽日拘捕而實諸獄審實殺無赦且備設巡邏員役但見形跡稍涉疑似立即解交刑部於是道路以目法王則反勸政府云刑法今稍嚴峻矣使民重足而立何以相安蓋姑從未減乎乃政府以次各員皆曰嚴刑峻法以鈐制民之重思民主實爲今日安法之首務否則反不能安而法之南省民人恨拿坡崙尤甚竟有株連至順從拿坡崙之人而加以殺害者復殺耶穌教之人盡誅其與復拿坡崙之治法也法民好惡無常竟至於此殊可駭怪

列國之兵擁戴布爾奔舊族之君實爲魯意第十八王卽位時年已五十九矣當國步艱難之際歐洲各國之虎視眈眈者既亟需平安輯本

國之流離瑣尾者又宜加以撫綏庶幾列國稍免誅求本國畧存顏色而且法民歷年以來已鼓動其好戰之心以削平歐洲爲樂幸今必移風易俗而使之習於耕鑿勤於工要趨於貿易彼此皆安分守已而爲太平之民如是設施已覺難能而可貴況其國中之人又有分門別戶之錮蔽甲黨欲東乙黨卽欲西彼此相持牢不可破法王於此又必須處以公平斷以情理而後能翕然無異議故論客意第十八王之才力本屬未必過人然心地明白而其智則精決斷其仁則溥慈祥其處事則出以和平其治民則善能體諒至各國當時之情勢王亦知其處事故又能隨時而變通之人或有腹誹者王則不加以勉強隨事而變通之使人皆適然意滿而去王又最能勸不和之人不和之國而使之和故世不乏出類拔萃之才力足以高出乎魯意第十八王者然恃其才

力或者反致債事。豈若王之因方成，珪遇圓，成璧陶融，乎萬類俾決裂，不可收拾之國，漸底於無疆之休哉。法人既定，諸事之大有造於法者，遂亦皆次第舉行矣。○布爾奔王族初既拂民之心，忽仍重主大邦，甚非易事。當各國擁戴，魯意第十八王時，法國之在歐洲，體面全失，貧窘萬分。法民自悔前非，故仍喜而奉之。然而法民之心，固屢變不窮者也。從前去國之法民，皆恐危亡之禍，懸於眉睫，悉舉其田產以賤值，鬻之他姓。今由危而安，由亡而存，得地之戶，皆恐故主重歸，追理舊業。國家或將左袒，此其不安者一。敗殘流落之兵，追念昔日從戎，屢勝之榮，謂今何不再圖大舉，以增光耀我丈夫也。豈甘以家食老此其不安者二。拿坡崙朝之身受殊榮，家叨厚祿者，至此剗削無遺，怨聲遂作。此其不安者三。有此三不安之人，彼此刺探朝政，偶有闕失，卽乘機鼓煽，以興

民自主之心法民本久有此心祇以拿波崙在位之時勞民於外國勢
涉與民志既紛無暇重求之耳布爾奔族復登王位魯意第十八王苦
心孤詣以致太平而民反以爲淡而無味況又有田主舊兵遺臣之唆
鋒遂又謂民主一舉實爲當務之急當國家立一新章正欲頒行之際
忽報巴黎民變兵弁四路彈壓亂民倔強不服此法京之亂也外省亦
有蠢動之勢各大吏飛章告急而惜也法廷之平此亂民仍倚恃其勢
力也被殺者既甚眾以用猛之道懲民民自不敢逞然會匪之謀叛者
潛滋暗長王之世子斗孟麗侯爵又遭拿坡崙黨人僞發癩疾突然刺
死雖爲刺客者決非良士實則徧國中人皆以爲我輩之苦惟王所貽
其心已盡如癩人矣而又不喜箇措碎之爲宰相遂有誣訴法廷者謂
刺殺世子實箇措碎之主謀云

魯意第十八王享國八年疾作薨於位有綜核其生平而將加論贊者謂王在位八年中兵革不興亦殊有益於國國家雖不甚安而農工商賈之屬皆有生色農人則春耕秋獲不違其時工人則織布紡紗獲利日厚民困已蘇而漸有豐亨豫大之象矣且耕種新法又較舊法爲精所產之糧不可勝食江海中往來輪船亦年多一年各海口貿易之數較王初即位時實增一倍織絲一業更見興盛可見民之度日必大勝於曩時與他國通商則增一半從前股分票價每百金之資本僅值五十七金者至王之末年已值一百四金國庫支放之款少於徵收之款斷無人不敷出之慮然又非重斂以肥公室也又非創立收稅之新法以剝民之脂膏也但以法民咸有蒸蒸日上之勢納諸國者自見其多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嗚呼豈虛語哉蓋栽培元氣者垂六七年法國之

權又將不弱於他國兵額凡二十五萬名平常兵艦九十號別有額外之艦及大兵艦若干號

曾意第十八王僅有一世子卽斗孟麗侯也既遭亂黨刺斃王嗣已絕今王又謝世其弟諱禮第十承大統年已六十有六矣當其少時正值民情蠢動家國淪胥悲禍及已遁居他國流離轉徙幾不止半生道長然雖備嘗艱苦而悠悠忽忽不能察國亂之所以然故觀其外貌則和藹而聰明也聆其語言則靈變而敏捷也及考其居心驗其行事則膚淺至極國家宜握要以圖者安在但憤然而無所知惟好馳馬以爲樂其足冠乎法人者亦惟駕馭神駿無不如志之一端蓋雖白雪盈顛猶未減少年意興也又其生平頗知好道乃緣心地糊塗之故後竟倒持太阿以授天主教中之神甫神甫辛得干預朝政凡所設施動多窒礙

七節
從前受
屈之人

恐法禍又自此始矣

緯禮第十王卽位初政似甚可觀兼之法國連歲豐登本已太平無事

王之訓詞亦甚深厚凡事能下體輿情又於卽位之先許民數事內有

一條云國中開設新聞紙館予必照各國通行之例毫不禁止俾得盡

言法人大悅以爲既有報館民之民情皆可直言無隱上之人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日後益我民生必無窮盡也是以歡欣鼓舞奉以爲君○

又有一事許民曰

按泰西定律凡人君卽位之先必歷言其所志他日期見諸施行

國家將賜帑英金四千

萬鎊分給從前失地失產之人議院中有大不願者而法民則衆口一

辭皆謂此舉甚當蓋緣前年法民滋事之際國家惡之查封田產而入

之官既而法民中無論當局旁觀皆以法廷此舉似太不公宜取原田

仍還原主法廷未便聽從然繳價到官領墾官地之人則已惶惑之至

第八節
法人疑王
受教士之
毒

未卜異日畧有反覆、此地應歸誰氏、職此之故、通國田價、幾似程不識、一錢不值、謂雖以重價購之、卒未能據爲己有也、鑄禮第十王、今撥國帑以酬地價、田主之心安、法王之位亦安、

鑄禮第十王初繼其兄魯意第十八王之位、衆人幸愜夙願、歌頌不諼、乃卽有人風聞王惑於天主教中之神甫、國事孰宜與孰宜、革多惟神甫之言是聽、似屬太過、云云、衆初未之信、乃爲時未幾、鑄禮王惑溺之私、彰明較著矣、王新定律文曰、有敢褻瀆禮拜堂者、殺、有敢褻瀆聖餅者、殺、就刑之先、更須治以生罪、夫天主教人如瞽者之一物、無所見、乘王好道之隙、妄欲自高位置、剗勸淫刑以逞、固然其無足怪、特怪王以一國之主、而竟定此荒唐之律、致任天主教會人、志得意滿、巴黎都城、內外大街小巷、常有人揚旂來往、宣布新律、導以王族、皆步行、而國之

大臣及上下議院人員無不追隨恐後提督蘇噶岱以極品武員教會
責以前事之過令與奴僕爲伍執燭相隨此一千八百二十六年道光六年
事也法民見此情景口雖不言而心大不願繼又風聞王係天主教之
耶穌會裏人耶穌會與耶穌教相反耶穌教既獨樹一幟天主教即別設耶穌會
以相兼混法民仍奉天主教既而耶穌會中人至各國搜求其國政
各國乃無不惡之接此法民扭於耶穌會誤人家國之說心更疑貳旋又
查明王簡派教其世子之二師傅一實耶穌會裏人從此民心全變王
欲有所舉動民必先以意測之曰此必有害我之意也民心於是又全
失

巴黎各報館皆以神甫祇應司教化不應在王所干預朝政爲言崇論
宏議日出不窮王惡之卽日下令申禁而民志愈離無奈姑從寬與民
又知其非出至誠於是辨禮之聲名一旦蕩盡一千八百二十七年道光七年

七年王親閱營伍之際巴黎各士卒皆齊齒作聲曰嘶按西人習稱已甚且之際皆作此聲

有口出不遜之語者王大怒四日下令盡革各兵名糧而又昏憤糊塗各種兵器並不限令呈繳於是各革兵手中皆有利械矣○民間一聞此事心更不服王欲舉行新政無論其合理與否杯弓蛇影無不懷疑幸其執政大臣尚有明勝於王者一千八百二十八年道光八年請王降旨斥責神甫不許再擾教導百姓之權然爲時未久全班大臣皆挂冠而去王卽命王族玻璃烏爲新近大臣領袖照例自辟僚屬○考玻璃烏之心地甚屬慈祥但生平有兩大病萬不能使之執政既執政矣王有所命無論事之當否無不奉行綽謹一大病也其心亦溺於天主教二大病也故耶穌會中人聞玻璃烏新握朝綱無不額手稱慶然正惟若輩之稱慶而引以爲大戚者已徧國中矣

新班大臣既得志與民舉之下議院員如水炭之不相合下議院員請於王曰側聞民間之謗議新班大臣者不遺餘力可爲該大臣不能下體民心之明證今王力排羣議加以顯擢誠恐有誤國殃民之舉王曷不審慎以圖之各新班大臣聞之震怒急責下議院曰下體民心惟兩院之責今乃不知已過反肆謗毀其卽日散值回里毋溷朝章旋令法民重舉新官入下議院議事不知各新議員尤爲風厲且與琉璃島一班人顯爲水火王又惡之○是時巴黎新聞紙館多深明事理洞諳時局之主筆於化導百姓之權大有關係百姓恒視其議論以爲向背今見新班大臣舉動乖張皆大不服凡勸民不可順從若輩之語搖筆卽來玻璃島分甚謂法民本各安分其偶有面從心違者祇爲日報之所簧鼓耳我者禁設報館當必平安無事旋以此意商之於王王亦自維

曰昔年我兄爲人所弑亦祇容忍小民之故今宜以火烈之政使民望而生畏亂機必無自而萌況天下惟王命爲最尊安分良民豈敢妄議其敢於抗違者必其害及嘉禾之根莠耳於是不讓於民之計遂決○法國定例王欲新創一事必先與上下議院諸員再四熟商羣以爲可始可頒行王則曰凌夷衰微以至於今乾綱亟宜獨攬萬不能低首下心以聽院員之裁奪矣遂於民間新舉之下議院員尙未會議時又命其散值回里蓋示民以重有所舉必與王一鼻孔出氣之意也且更申報館妄議之禁卽日繕成敕諭行將宣示及至鈐用玉璽左右大臣皆知此事之關繫非比等閒無不股慄色變王則仍冥然罔覺悍然無所顧忌而不知勅書鈐印玉璽之時卽布爾奔氏六十代王位從此中絕之時也此一千八百五十年道光七月二十五日事也夫以關繫王位

存亡之大事雖履虎尾雖涉春冰曾不能喻其危險甚至承命刊刻謄黃之字匠亦且不敢奏刀而請大臣轉奏法王別行斟酌諸大臣之戰兢恐懼所不待言而王顧不動聲色行所無事玻璃島更語王曰王無慮王無慮王旨朝降人心夕定巴黎都城斷無變動於是王更毅然決然曰此事非余莫能爲也余亦不能不爲也

越日清晨凡素閱莫你忒日報之人不見館使分送或以爲偶爾遺失乃彼此詢問皆未見報共知法王不許報館有言矣於是風聲所播先乃於讀書明理之家頃刻徧傳捷於影響道路間即有二三人或五六人觀面之際皆咨嗟太息各有不能自守其心之勢且謂國家欺侮下民至此而極我輩萬難束手待斃等語日過午國家前給之股分票如國家銀行乃價勿賤矣巴黎罷市矣富戶開設之織造大廠皆閉門矣開國債之類

繫之重，遂不可以言喻矣。惟聞大街小巷中，紛紛愁怨之聲，皆曰：我輩苦情，不許各報館代爲聲說，更有何策？以上達而救我輩於水深火熱之中乎？然法民言語之間，雖甚憤激，他事雖亦不暇顧，而尙安靜如故。王於是日之晨，命駕出宮，從禽於原野，以田獵爲樂。日旰始返，仍不知禍之將至。玻璃島初亦徬徨，及至日落虞淵，未見有所變動，遂思解衣安睡。謂今日無事，明日必仍可平安也。及降旨之第三日，卽七月二十七日，忽聞有一報館，仍敢違禁，私售報紙。王大怒，立命地方官派役破館門而入，館中鉛字及印報機器等類，悉數抄沒無遺。時局至此，法民無論何事，皆不舉辦。其在各溝谷、在坑溝坑者，無一非懷怒之人。不但明哲保身者共知爲禍非小，下至編氓小戶，亦共知禍懸眉睫，追念三十五年前四方貧苦之民，紛然羣起與國家爲難，時拿坡命威嚴方張。

傳命各街口俱安大礮若輩始懼而散事遂定今何時乎拿坡崙之威
嚴豈尚有存焉者乎王宮午膳力竟四處貧民遽起架石以投經制兵
弁各兵弁先已奉有朝命出隊彈壓石甫至卽擊以鎗愚民血肉之軀
豈能敵武營之藥彈充先鋒者若干人盡行僵斃道左法民見前鋒之
死傷心慘目怒氣更熾直如猛火得油遂各飛至造鎗廠搶取洋鎗又
至造藥處奪取火藥諸土子則取平時練習筋骨之鐵棍共就書院階
石上磨出鋒刃以作兵器其街市間所鋪之石板衆皆掘而起之又其
間至民家取出日用諸器具有馬車馳過者則抽刀斷鞅縱馬而覆其
車於是石片木器車輛之類悉堆積於要道蓋藉以爲護身之營壘而
羈王士馬之足也至是而巴黎城人無不反者王又嚴令軍士痛加勦
洗二十八九等日無處不戰無時不戰兵民互有勝負死傷山積而究

之額兵祇有此數民黨來者無窮行伍間亦各解體王遂無人護衛矣
○王在宮中正盼望捷音之際忽報營兵敗績已被民黨逐出城外始
悔前事之誤立即收回成命下詔罪已并許民率由舊章不再抑勒然
而遲矣晚矣無濟於事矣王乃匿跡深宮不敢出與民相見惟猶貪戀
大位希冀殘年風燭他日得以王禮葬而民黨已猝圍其宮王又始知
無可挽回萬不得已攜其眷屬而出回望觚棱悽然下淚說者謂此種
光景絕似昔者猶太國之大別王失位時也王既出宮僅有殿校數人
扈從北去眷屬之掩袂相隨者則有魯意第十六公主雖已在徐娘年
紀而姿容美麗依然顧影自憐且雖備歷崎嶇而貴主丰儀仍不稍墜
然回憶公主少年時已經國破家亡之慘甚至身拘狴犴與獄吏爲伍
幸獲省釋則又棲寄於外不敢還鄉者二十餘年豈料幸返故宮而重

吟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哉撫時感事之君子知食齋與茹
荼相倚伏益慄然於高位之不易居也其與饒禮第十王偕逝者尙有
魯意第十八王之世子妃斗孟麗世子本封斗孟麗侯先於魯意第十
八王朝爲人刺死今妃懷抱一稚子卽法故王孫異日應繼饒禮之王
位者也妃雖有子且在蒙難之中而如魯嬭之猶有童心沿途仍好嬉
戲及遇少拂意事則又嬌嗔不已是又如陳叔寶之全無心肝矣○王
與公主及世子妃等一家眷屬狐裘蒙茸匪車不束者凡十二日始抵
赤波海口悽惶萬狀而濱晦已泊二船迎王出奔王至沙灘之上始辭
扈從數殿校囑以勉事新君無以我爲念皆痛哭失聲而別王在途次
法民之遇之者已無不心知其苦而絕哀憐之况殿校之患難相從者
宜其悲從中來也○王既登舟羅鉞卽指英國進發英君主聞王之至

命以虎瑯露離宮居王及其眷屬仍有人伺候使令不失王者之儀不料法國魯意斐禮新王卽位之後不願英國欵禮錄禮英君主不得已乃請法故王他去罽禮又無可如何轉徙至波蘭僑居於鼓裏離地方仍作寓公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卒於鼓裏離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

乾隆五十八年

法人大起弑其王

語詳第一卷

王子藕連絲先

封侯爵仍居於法法前王魯意第十八以藕連絲爲故王之裔僞使威權漸重收拾人心恐法人將舉以爲王也故遇事隱加裁制及罽禮王第十卽位雅相引重且清釐四十年前削奪侯邸之財產悉以還之藕連絲遂坐擁多金當時歐洲之富室舉無有出其右者願藕連絲志趣甚高不以阿堵物介意而心計又甚深兼有堅忍不拔之氣其少小時以青宮之貴忽更變故所謂操心危慮患深之孤臣孽子惟藕連絲實

備嘗之今又值夢如亂絲之際陽託鎮靜之貌陰定覲覲之謀而法人則以藕連絲王子歷治諸事無不得心應手既還歸禮國中無主深冀其允登王位拯民於水火之中及向侯邸訪其踪跡始知當歸禮之兵與民互關時業已避亂出都其心地何如衆亦莫之測也既而議院諸員詢謀僉同表請卽法王位以慰民望藕連絲則以德薄才短辭議院三上章申請并言通國之人皆願侯早正南面藕連絲始允之擇吉履新之日自易其名爲魯意茲禮法國之王也廷臣賀表中有一國之人皆喜出望外語其實不過巴黎都城中人如各銀行各織造廠並業商巨賈尊之爲王耳在都工士學之徒已無不隨聲附和若外省軍民人等向來遇有事故恒視都人之棄取以爲向背故巴黎既立藕連絲卽不得不從之以奉魯意茲禮

巴黎之民既又譁謀而起廢石立君操縱由己意之所向投無不利於是人人自謂大權在握幾有一動不可復靜之勢承其後者欲使之仍安本分以操恒業實屬憂受其難魯意斐禮既卽位政府承旨安民且諭之曰凡屬百工凡屬良民急宜各自散歸庶不失安居樂業之本色諭下法民有遵之者然已萬分勉強重以喪亂之後民不聊生工人所獲無多豈能驟復其元氣況多財善賈之人又以法京已變戰場時寧尙多可慮豈肯以黃榜紫標之貴更試其金戈鐵馬之危於是膽小如鼷者益復聞風裹足百工之操作必仰給於富家富家既各播遷百工自然衰敗貨貝出入少於承平之日者不知其幾許關市徵收稅課不克濟國用於萬一法廷體察民艱惟工人爲尤甚失業者無論矣卽有業可執亦以人浮於事之故工價日賤倘使任其貧困則前旣操逐去

無道君之大權安保後之不爲亂魯意斐禮有愛之新政所頒務在通商以惠工俾百工可自謀餬口之計不致別生校節○新王之卽位也承巴黎臣庶之推戴不但舊王之黨貌恭而心不然卽向之曾事拿坡崙第一者亦未肯低首帖耳而況以民主爲重之黨日多一日既不喜君主之法卽不服新王之政於是各黨人皆陰謀不軌無不欲遂其私意而又各恃勢力罔知顧忌魯意斐禮於此欲圖長治久安之策實非易易故雖暫時籠絡粉飾目前而民氣終鬱然不靖通國中無實無誠皆岌岌然抱杞人之憂國家不得不不多派巡役妥爲彈壓以遏亂萌○魯意斐禮卽位後數禮拜按每七日爲一禮拜西人紀事之體大半如此忽有一風傳之事頗礙王之名望於是衆益洶懼考舊法王布爾奔氏之旁枝別曰康特氏亦大有聲於時康特某前以勳望得封侯爵及年老多病不能任事則以

其子康特恩憲襲封拿坡崙第一在位虐康特恩憲而殺之康特恩憲之同胞姊妹行某女公子請其老父即得封之故侯預作一遺囑曰我死之後所遺財產之大半贈與竊連絲侯之公子時則舊意襲禮未即王位人亦莫之知也及是故侯忽被人扼而殺之其女公子出父遺囑知係一年前所立遂照割其財產之大半歸於法新王之世子新王即優待女公子逾於常格旋有疑之者謂故侯爲新王所謀殺遂有人控王於法曹經法曹推鞠至再毫無憑證因判以謠言不可信不能爲王罪而令有司別緝凶手案遂結然事聞於大衆不能釋民之疑也○當謠言未靖之際又有一實事兄妨王之聲名老王在竊連絲侯邸既以富甲歐洲聞既入承法統查照法例王之產即國之產王不得有私財乃魯意襲禮則以其財盡分於子女而另開公費清單令國庫按年籌

給英金一百萬鎊

照平常市價約合華銀四百萬兩

議院諸員不敢不按單籌付而民間

閱其清單者無不嘲笑謂但以醫藥費一端而論似此雄壯充實之王
開支如許豈較孱弱衰賸多愁多病之魯意第十八王尤爲造化小兒
所苦乎且王之禮拜堂非遇大故不肯盪啟門乃軍中所列禮拜堂
公費竟較籌禮王之懸於神甫往往無端開用者增加十計此何理乎
王畜馬三百匹每匹值價竟與王藉友之一歲束修相髣髴尤爲可哂
王厨中造一地火爐年費英金五萬鎊不知如何燒用當此民窮財盡
之際豈宜浪費若此哉○是時法國額設兵丁募諸工人之中者衰病
孱劣十居其九募諸農人之中者尪弱怯懦亦十居其四此皆因貧饑
至極農工雖勤苦操作不能餬其口遂藉名糧爲津貼之需也一旦有
事於疆場危如累卵矣○新王卽位之四五年中恒申報館妄言之禁

乃旋禁而旋弛者民心之不洽也民皆思我輩受無窮之苦楚皆緣政
府不能治國之故而報館則多論治國新法民間口手一紙視爲珍寶
法廷不得不任各報館日售取價極廉之報於是徧國中名城大市無
不有報館法官初訂章程凡報無官印者即屬私報不准求售法民則
不問有無即花一切購之巡役雖逐日查察倘使照例拘拿知必啟衅
遂相戒不敢問時事至此諷諭脆矣○法蘭西徧國中有一私會傳
說會中其訂章柱六條一曰人人當有舉官之權二曰官必由民公舉
且隨時可任意更易三曰徧地宜設官塾准民間子弟入內讀書不索
束脩四曰官民財產宜設法整頓無任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五曰貿易
必宜恢之流通六曰宜請歐洲諸國同心合力不分畛域以辦大事法
廷恐若輩敢布四方久必爲亂遂捕會黨二十七名付法司推鞠不意

獄詞既具，陪訊人員反以爲無罪，全行省釋。法廷無如之何。○法人欲民爲主之心，至是益深切著明。某議員在議院議事之際，偶言此事宜王爲主，合院卽大譁曰：王旣爲民而立，萬事應以民爲主，不能王爲主。昌言無忌，實駭聽聞。○於是法廷日夜籌思，嚴定民人私立會黨、妄議國政之禁，民心更躍躍欲動，謂有無民，何有王？緣我輩而立王，則我重而王輕也。奈何不准議國事，遂各有陰謀，另易朝廷者，法人拉髮拽透，卽前助美利堅國人立民主之政者也。今雖耄老無能，而念五十年來苦心孤詣，旣助他國以成民主，豈能坐視父母之邦仍受君上之束縛？於是號召徒侶，日赴其家，商議易主之秘計。一人傳十，十人傳百，曾幾何時，徧國皆立同心會，謂巴黎民人若受王家絲毫之欺侮，我各外省之人同時並起，監恩師省，遂緣此反叛一次，以攻官軍，雖被殺者實繁。

有徒仍不稍知歛跡卒逐官軍出省

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法事正值殆哉岌岌之時法京忽有癩人

飛鼠知王與其宮眷將於某日出宮道經其家門之外遂在窓間先置

二十五磅門之機器礮一尊王車甫至二十五彈絡繹飛出王雖不致

損傷而有一彈子創過其額扈從之宮眷侍衛等傷亡者四十人曾意

斐禮王震怒嚴旨捕治於是酷毒民主之黨自以爲不能約束其眾致

釀大禍向之所謂民主而國安者實屬行不能踐其言何顏以對君主

之黨漸不敢仰首伸眉論列是非君主之黨則乘此機會發言若再縱

容禍亂之來危在旦暮遂日以法律約束民人其新令之大要有二一

曰凡屬臣民有心懷叛逆肆行不軌者必嚴捕而痛懲之此令既頒人

皆謂理應如此毫無聞言一日限禁報館凡欲創立新聞紙館者必先

有鉅金呈繳國庫以爲贖，法人謂此令既定，是必多金，若無者流，方許於觀風問俗使中別樹一幟也。況令文又言一應報紙，不許議王之過，而肆其誹謗，亦不許議論國家黨事，至報館若應受罰之際，不惟他人捐金襄助，若有印書圖於報抵者，必先呈監察報館之御史鑒定，始許印入。似此繁章苛例，不過欲防民之口，故法民皆不甚悅服。此外又有禁民自稱爲民主黨人之令，大臣中如梯耳如雞，校日後聲施爛然，照耀遠近者，是時於新令之定，亦皆與有功焉。○新令既定，朝野帖然，於是賢易漸興，凡事亦漸有起色。查從前凌辱民人，違逆國家者，皆貧無立錫之資，意圖藉端漁利。今既有業，可操無畏，凍餒凌辱之惡習日久漸付淡忘。國家則一切刑政悉從嚴厲，法民心雖不服，而不敢抗違，其有愍不畏死者，國家軍伍朝發夕至，悉去掩捕，不留萌蘖，尙有挑動民

心者偶露風聲亦逮案從嚴治罪若有嘯聚山林謀反叛逆者公家大
戮利鎗無處不有一經訪實誅戮不遺餘力民益重之而立相戒無敢
逆王旨且上年卽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值法民公舉官員之期
新舉者大半皆君主黨中人是以王心益定王膽益豪諸亂既次第削
平卽次第安輯其民民縱不甚服其王而時勢則頗安靖矣

法國學校歷久未有起色回溯前將改立民主之際曾有教導民人之
法止於至善及遭喪亂朝野上下漸難兼顧既而拿坡崙爲皇帝所取
者皆善戰之精兵非讀書之種子學校益廢而不講及布爾奔氏從民
之請再膺王位有懲羹吹竈因噎廢食之意謂與其教民通達事理而
桀驁不可制孰若任其愚昧治之易於爲力遂罷學校之制一千八百
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雖校大臣掌學部請重立學校以教愚民國家從之

第十六節
北非加那利
島嶼小志

乃先立幼學塾於各府州縣共三萬五千所、國家常年撥帑分助民力之不逮

一千八百二十九年

道光九年

腓禮王第十在位、欲博法民之稱譽、命將出

師至阿非利加洲北境平定雅里磧海賊而隸屬其地、以理言之、雅里

磧一地、本歐洲各國所早應戡定者、其人習於殘暴、出沒於地中海、劫

掠行旅、勢甚猖獗、法前王腓禮第五航海親征而不勝、殲命於波濤

浩瀚之中、一千七百年

康熙三十九年

以後、至一千八百年

嘉慶五年

英國法國及

意大利國之斐泥師帝迭次用兵征討、皆不能克、甚至法王魯意第十

四兩用大兵破雅里磧城、遂觸海賊之怒、竟敢揚帆遠渡、蹂躪法國海

濱、搶劫子女玉帛、法人苦之一千八百十六年

嘉慶二十一年

英國大興師旅

盡掃其礮臺、而夷爲平地、雅里磧人始懼、乞爲城下之盟、誓不敢再擾

歌境然口是心非。英師既退，仍操其海賊之故業，剽掠無忌。遇歐洲人則擄之，問其有錢與否。有錢則勒令致書回家，以重價贖歸。無錢則令終身服役。視若奴隸。歐洲各小國尤畏之如虎。反奉歲幣於其酋長。一若甘爲藩屬也者。猶不免侵陵之禍。當時法國文臣雅辣歌博學多聞，舉國之人無出其右。不料亦遭賊擄，而以奴畜之。種種凶橫，皆出人意計之外。○歐洲人奉救世教，雅里磧人則奉回回教。故鏐禮王第十決計平之，俾救世教中人不至受回匪之侮。及至大兵壓境，雅里磧城唾手而得。尤恐其有反覆，更以重兵戍之，以保護地中海面之行旅。而永靖海賊之烽煙。雅里磧事既定，法民皆欣喜過望。然其不服國家君主之心，初不緣是而少改。且句結日衆，遂釀逐君之禍。○法國既以兵戍雅里磧，遂竭力設法，以霸阿非利加洲北岸。務使盡入法之牢籠。而後

已然其地廣莫無垠、昔年羅馬國曾在北非洲立一省會、名曰利弊亞、
羅馬人所食之麥、向皆取給於此、考利弊亞之疆宇、大於英國元地者
兩倍、承平之日、生齒雖不甚蕃衍、而亦有男女二十兆名口、即二千萬及法
人爲政、查造人丁冊、乃僅存二兆名口、已覺可憐、且利弊亞之民、仍不
服法、與法戍兵時相齟齬、法兵又分外虐待之、法總兵某以利弊亞人
某甲之貿然開罪也、卽命痛加勦洗、竟赤其族、又有一族人、不甘受法
人之凌虐、盡遁入山洞之中、自以爲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不意法兵
踪跡得之、逼令出降、族眾不允、法兵卽以薪炭之屬塞滿洞口、火烈具
舉、洞中約五百人、同時薰死、無一免者、法國人聞之、惡其殘慘、共肆譏
評、統領戍兵之法將軍、亦自知其太過、不敢置一詞也、○法兵至北非
洲一路勢如破竹、及遇呼蘭省總管雅布得堪敵、則勁敵當前、不容藐

視矣考雅布得堪敵亦回教中人以官長而兼教授其教例然也故其權力甚雄然其心則頗好善其才則又超越儕輩法成將屢欲取呼蘭而不能得呼蘭人本以游牧爲生牧地中人俱聽雅布得堪敵之指揮奉若神明不敢違逆前後凡十三年其兵雖不敵法兵屢遭挫敗而雅布得堪敵能迭出奇計往往此地甫經敗退曾不數日彼地又突然兵起法兵猝不及備未免反爲所傷法成將見事頗棘手屢請濟師於國法人知成兵之在雅里碩者傷亡絕少糜餉亦屬無多欣喜過望故有求必應各武員又念立功異域易於升遷一聞羽檄星夜束裝萬分踴躍末次直派兵至十餘萬之多亦無一退縮不前者且昔隨拿破崙出戰之法兵雖七十二戰戰無不利而如諺所謂殺人三千自傷八百者終不能免有時且十死其五故雖勝而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往往鬼哭

天陰則聞今出征雅里磧之各總兵類皆明決有餘兵士亦各有膽量雅里磧土兵又不耐戰故時或兵不血刃已奏膚功一千八百四十五

道光二年

年十五年曾在依俚地方獲一大勝仗回教中人悉數潰逃而檢點法

兵僅死二十七人傷九十六人說者因謂國家養兵日使安坐而食於事誠何所用今有此役儼若藉以演武設異日與他國有事若官若兵皆已老於軍旅豈不美哉○法兵之至非洲者既日見其增多雅布得堪敵知不能敵即貽書法將曰若貴將軍能任敝總管避居埃及國即舉呼蘭全地屬於麾下法提督藍木理緩允之法王之世子奧馬侯亦許之所惜法廷設心不良頓忘信義傳命軍中將雅布得堪敵繼送法都下之於獄此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事也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法國新王魯意拿坡崙踐位始命省釋又按其昔日之分位而給

以歲倖然已監禁五年矣。○雅布得堪敵既俘於法非洲北岸雅里積
全境盡歸法人掌握之中。回溯二十年前法國初攻雅里積之時英國
恐其一朝得志久踞不去既屢沮撓之及法國允英國之請一應戍兵
事定卽行凱撤始無異議當時英恐法人日漸爭強故有此舉其實法
人之來於雅里積大有裨益按此指著書海商貨之入其口者每年僅值英
金二十八萬鎊今已增至五百萬鎊按此指著書出口貨向幾無有者
今則共值英金七百萬鎊從前亞刺伯人歐洲北境前有亞刺伯人紛紛佔據今尙存舊商甚多
到雅里積游牧設幕之處今則陸有車路水有橋梁又有鐵路一道計
長英程四百里約合華程一千二百餘里從前海賊出沒之區今則濱海有口岸中海
有明燈核其戶口則增至三百萬內有歐洲種類人二十萬所設雅里
積銀行一年所獲之息恒在英金八百萬鎊左右貿易之盛既已可想

而知且其民又安居樂業盡力於南畝多種木棉薔麥葡萄橄欖柚
及黃煙麻苧之類分售各國各國得其物以濟用雅里磧得其錢以贖
家彼此更交相裨補矣○魯意斐札王在位積久危拔已過法民享太
平無事之福亦似家給而人足王之耳中遂不聞有愁怨之聲各報館
既得暢論益民之事卽亦不忍乘機挑釁議院所行之政皆能盡忠於
王室所執之理又不致激怒乎人心每事必秉公熟商勒合乎國家之
意而和平溫厚亦異昔時之劍拔弩張且王又交鄰有道其大旨主於
敦崇睦誼庶俾民生老死不見烽燧之警蓋法蘭西自開國以來未有
旣治且安如是之長且久者亦未有豐財足用如是之富且多者壞廢
斯民旣蒸蒸而日上而商賈之貿遷國家之進款逐年有繼長增高之
勢於是昔舉魯意斐禮爲下之巴黎人無不興高采烈共贊當時之王

位舍藕連絲侯實莫與屬也

法之車路本優於英國一二百年前英人之游法而歸者皆歆慕黠羨不能自已若論鐵路之利則英反先興於法法人遲疑審慎欲俟英人小試其端驗其獲利與否然後仿造英之鐵路先從利物浦海口築至曼徹武城利權已握利源已開法人聞之遂於一千八百三十八年

十八年

遣研精覃思長於學問之文臣雅辣歌

雅辣歌即奴蓋於聖里詩海賊者

往英悉心

考究確知爲大利之所在歸報法廷乃議定以巴黎都城爲路心四方皆可分支以達乎繁盛之城鄉市鎮惟鐵路究屬初興恐有萬一之害故雅辣歌又勸法廷以支支節節而爲之之法不可同時開築且歷年少久或他人另出新法足以駕乎築路之上者即可改絃易轍法廷是之至築路有官辦民辦之兩途持議久不決其主於官辦者謂國家宜

撥帑興築無以便民者累民其主於商辦者則以創開鐵路可以獲利
遂欲獨擅其利數法廷卒從商辦之議不謂法之富室尙多有未知鐵
路之益者咸不敢擲黃金於虛耗至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已開辦
二年矣而所成之鐵路僅有一條法廷嫌其太遲且較之他國相去彌
覺天淵於是改從官辦

法人之性情恒喜動不喜靜既享太平之福又以有事爲榮反謂安分
守己爲怯懦於是上子思崔齒縱筆野老則豆棚閒話皆追念金坡崙
第一爲法蘭西皇帝之臣戰必勝又必取歐洲全局之治亂盡繫於法
之一國似此榮光實屬絕無而僅有至拿坡崙敗於滑鐵盧法國幾爲
人割據之苦則盡置諸腦後嗚呼異矣且法民之心尤有進焉者謂拿
坡崙雖晚節不終僅拱璧之微瑕耳當其盛時實已使法國超乎歐洲

百國之上藉非大有才畧大有榮顯之人能若是乎其妹婿某曾奉拿
坡崙之命王於拿坡蝶螭而早卒拿坡崙之妹婿守多年法國是時因
追慕拿坡崙之故於庫欵內賜以歲祿民間又徧立歌功頌德之坊表
碑碣等類以示敬服拿坡崙之誠意於是無識之徒漸萌妄想謂若能
便拿坡崙一族人重爲我之皇帝則不更榮乎○法廷之心且亦有所
鑒動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梯耳大臣致書英國政府云前自拿坡
崙沈埋荒島爲日已久今欲取其靈柩歸葬法國未知可否英國輔茂
思登宰相卽日覆書允許且曰英法兩國不和之意從此同埋於拿坡
崙陵寢之中而共敦睦誼不亦善乎法廷旣接英政府之書卽日遣一
兵船到聖希利拿島迎取拿坡崙骸骨旋在白楊蕭瑟中掘起故壙另
易新棺繚其八欵之時傳以藥物故雖歷十九年之久面目如生於是

雄才大畧之人得以重見一次既而法蘭西第一榮國第一害人之棺
木載至巴黎王率王家諸貴胄以禮奉迎喪槨由海口昇至養病之禮
拜堂傾城士女絡繹出觀爭問路由謁立以俟靈輜既過猶有肅然起
敬之容旋卽入堂如禮改葬而民情既動民氣大張凡緣拿坡崙而受
大難之苦概置不講惟皆追念當日幾盡削平歐洲之勳業實足以鑑
古震今耳拿坡崙在海島禁絕之聲曾書遺囑一紙於英人所扣雷一○當法
人盡禮改葬拿坡崙追念榮光不能自持之際拿坡崙第一之姪魯意
拿坡崙本應承受其遺產者也乃正遭法廷糾以監禁六年之罪按魯
意拿坡崙生平沈默寡言人莫能測其城府及見法人敬愛其叔至於
此極因念時會已至大可乘機而起恢復故業遂由英京倫敦挈其羽
翼乘舟徑抵法國巔瀾海口束裝登岸詣鍾守館問之營壘卽宣言曰

我先叔皇帝之遺骸不合葬於未能變化氣質之法國凡我所以來蓋
欲變化法人也顧能行其志與否則在爾等猛將勁卒之向背矣隨解
私囊大犒將士乃發開鎖將不特力卻其賄且和東部下毋得聽就魯
意拿坡崙魯意拿坡崙知事不諧急與其羽翼奔回來艦而地方有司
已至督飭兵役一一擒之申報法廷法刑部按律定擬曰魯意拿坡崙
狂言惑眾大逆不道罪干監禁終身遂送詔獄銷鑄如法

法之衰也他國之兵所奪其都城易如反掌然猶曰強兵壓境守禦較
難耳乃亂民揭竿而起初非有良將之指揮雄師之倡厥亦可挾巴黎
之藩衛而竟入其郭君臣相顧徬徨驅蹙失國之禍人皆謂內憂外患
之相逼而承首皆緣防範之疏況內亂之可憂尤深於外兵之爲患魯
意斐禮王既卽位棘心世變蒿目時艱計惟有厲築礮臺以壯畿疆之

聲勢遂以王命造議院云。寡人欲於巴黎之四境密築礮臺擊柝之聲彼此皆可相聞而臺上則宿衛重兵安置大礮敵國之師倖起礮如雷震彈似星飛則圍城之禍可免也礮臺之礮又皆可向內轟發巴黎城中無論何處亂民謀爲不軌即移禦外侮之礮以靖內亂有備無患計似莫善於此卿等其集議以聞議院既奉王命集衆議之雪王班各議員固屬惟命是從其主於愛民一班之名議員則謂此舉若行王權愈重城中民命危如朝露非國之福也我等從長計議莫若於巴黎四境遍築城垣又於女牆之內開掘重濠則金城湯池自無慮敵兵之犯我矣議上王亦首肯卒之二策並皆參用國庫中籌撥英金六百萬鎊以爲保護巴黎之費又俯允議員之請凡礮臺中一應甲仗皆由議院爲政王不與聞而武備院中增置大小礮位二千尊隨時可以調用

是時法國之事外觀雖似太平，而察其隱微，實多紛擾。誠恐禍機既伏，必有猝發之一朝。謀國者於此，大亦大費躊躇矣。及推原其故，上等之人無論也。中等之人諸事順遂，年中獲利不貲，亦不虞其變動。惟工價日騰，手藝中人毫無生色，遂妬忌中等人之坐擁厚資，或有謀擾而取之者。此其一也。法國之民之置有田產者，約居其半。法廷因欲籌還國債之故，徵賦重於往日。小民終歲勤動，完納國課之外，所餘無幾。甚至不敷度日，不免怨聲載道。此其二也。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巴黎百工私立會黨遂因富室不允增給傭值之故，糾眾停工。以法例者數次法國定律，凡有挾制東道主同心停止工作者，罪不赦。遂由兵役迭次拘獲頭目，論皆如律。然黨黨然載道，滿衣民之見之者，無不痛心疾首。外省遂多蠢動。法廷恐巴黎人亦將起事，旋命調兵人衛百工，當窮無

聊賴之際富戶既斷不允畧增傭值鋌而走險會黨益熾猶幸禍端者
釐不致猝然變起而盾火於積薪之下識者咸憂心如焚矣○魯意裴
禮之王於法也太平之象固絕無而僅有糜費之甚亦絕後而空前一

千八百四十一年

道光二十一年

共養兵六十四萬名專防內亂兵部之所支

付已屬不貲而工部又支付英金二千餘萬鎊上溯一千八百二十九

年

道光九年

共支國費英金四千萬鎊耳是年乃增至六千萬鎊是較之法

區大亂之先尤有增無減也人不敷出勢所必然有理財之責者亟思
設法補苴然田賦已括及米萬難再議加徵因思歷年以來有並不
納賦之地畝若使國家遣使丈量凡有溢出於田契四至之外者悉數
升科於國用不無小補議既定使者四出不免騷擾於是萬分棘手之
事如銅山東崩洛鍾西應而實皆計利之臣階之厲也謀國是者可以

鑒矣○霜法廷之遣使量地也厥有紳衿數輩鼓小民謂國家欲絕我粒食是可忍孰不可忍與如不讓之爲便及使者至小民惟紳衿之言是聽遂敢羣起阻撓法廷又以騎虎難下不得不多加殺戮蓋手是而法之覆亡無日矣

法國民數是時已增至三十四兆定制凡人置有田產每年完納賦稅在英金八鎊以上始許擅舉官之權然富者少而貧者多納賦而至八鎊已在小康以上故合例舉官者僅得二十餘萬人而此二十餘萬殷戶之心又不免與民心互異凡其所舉之官不必皆民心之所屬望夫以民望不屬之人一旦身居民上安冀其舍己而爲民法民即又以其爲己之心太重不甚心悅誠服官民之間浸多隔膜況舉官之各殷戶又多私其親戚故舊俾之薦印舉授若之榮國家既允其請若輩即盡

忠於王室不顧民間之疾苦法國額設大小文武各官十三萬員魯意斐禮在位十八年中凡合例舉官之人能出死力以助國家則其族戚如卿必多居顯職由是賄賂公行賣官鬻爵之事時有所聞自法國大亂以後官常不肅之弊未有如此時之甚者拉馬汀者法之名士也曾語於人曰法廷奈何使有理之良民變而爲無賴之乞丐哉語雖過激要亦不爲無見○法國不乏明哲之士皆言當今之世欲振興平法國必先感化乎法民於是求新班中各人皆思創良法以教愚氓若論舉官一節則頗不甚同心或謂宜令年納英金四鎊以上賦稅之人卽准與於舉官之列或謂但須年納英金二鎊卽可舉官此二說者皆已奏明法廷而魯意斐禮王力持駁議且曰此不過目今癘疥之疾弗藥有寧指顧間耳何必別求和緩致涉紛更說者謂時王已在暮年故一切

新法皆所不喜其實王之度量本不甚寬宏時勢亦不甚明晰而且視民心之好惡爲無足重輕故諸事皆不肯俯就也○求新班中如雅拉歌如馬的倫模盧如蘇衣百蘭客如梯耳如拉馬汀諸人皆優於才畧之賢一久爲物望所歸既皆以變通國政爲當務之急國家卽有權力班亦無所用之故若輩變通之法漸推漸廣國家畏懼之意卽日積日深英國求新班各人昔日所求請英廷以冀變通之妙計是時法人卽仿而行之各名士分往各大城市建議設席招邀朋儕連會者數數千人席間皆暢論國家受病之源目下求醫之道雖有人激用慷慨聲淚俱下然均安分守法絕無喧擾惟國家所派巡役卽使嚴密巡邏時或加以攔阻然民心既同聲勢浩潮區區數巡役豈尙在其目中大會之舉甚至經旬累月此散彼聚莫可究詰時局遂益復可危然王與守舊

班中之難棲大臣皆處之夷然蓋知以賄得官之衆皆倚王以爲貴賤王位若有動搖若輩必遭削藉故其謁戴王室之懼忱大都百折而不撓又知各弁兵久受王家之榮養必能矢護國之忠誠是官與兵皆惟知有王也小民無權縱使搖唇弄舌何關得失於是民心之所向既不其理會民心之所求亦不甚體貼

第二十二
法王與西
班牙國事

魯賓斐禮早知修好於英國爲平治法國之第一義故歷年以來與英國交涉諸事務從遷讓不肯無端開罪法人某因作私史云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道光二十二年法就英之藩服嗚呼亦處謬矣哉是年英君主維多

利亞親至法國與法王爲兩君之好於是法王魯賓斐禮誘於人曰英君主之來不但見英法兩國之交固如膠漆且以見寡人治國之道實臻絕頂故親降王趾以示欽佩之真誠也英法好會以前歷十有三年之久

歐洲列國帝王若以法國爲有屬

於沾染之端也。昔皆與法王素無交誼。今至薄之國。數月以後。法王亦往英都。

之君主親謁法王。以見法王。宜法王之喜出望外也。數月以後。法王亦往英都。

申報謁之禮。於時獻酬交錯。議論法國與西班牙國交涉大事。彼此亦

能曲諒。遂相與訂約而歸。○先是。西班牙君主處子也。按其君主維多利

亞爾與其未婚之妹。則西班牙前王之次郡主。雙嫁於魯意斐禮王之

兩世子。法王知英國之意。雖不欲法西兩國過於親密。今若娶西班牙

君主以爲媳。必將開罪於英。因但聘其次郡主。以爲法王四世子芬奇

雪侯之夫人。而辭謝西班牙君主。請其別求嘉耦。法王報謁英君主。聲

明情節。英君主維多利亞與英大臣嘉法王之知禮。許其照辦。惟英廷

賴竊有請者。芬奇雪侯欲與西班牙次郡主成婚。必須俟次郡主之姊

即西班牙君主業已下嫁。且生有世子。或郡主。始可選擇吉期。按西通例

可傳位於其女。即位之女。或又早夭。則傳兄終弟及之例。傳位於其妹。英之爲此。請

者。爲恐西班牙女主一旦理齊。而土國芬奇雪侯所聘之次郡主。權西君之位。法與

法王亦允之且獻書而歃血焉乃往再三年西班牙君主依然待

半朝廷而法王梓不能耐遂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二十二年以復舊遠

致西廷請踐義約即以西班牙君主及其妹次郡主雙娶爲法王兩世

子妃似此婚媾之事若以歐洲目下而論不應與他國相干不知當時

歐洲各國之交涉有通累於近年者當時歐洲國體大半皆操之於君

上法世子既與西班牙君主共牢而食合卺而飲法王爲西君主之阿

家翁即可垂掌西樞若使法王徵召西班牙兵艦與法兵艦合力以攻

英英必不支放不得不預相裁制也○法王之背英盟也禍之始殃之

根也歐洲各國既皆以背盟之人爲不足信無不鄙而薄之即其本國

之民亦以爲王非僞人益復親視且英法兩國締交最密之時法民外

懼英國必將力保法王故相戒不敢妄動今王以背盟之故開罪於英

報言其姓氏先惡爲禍害世傳又言某戲園甫欲開演即遭大僚禁

阻戲園以多金招之始許登場弄技又言某戲園失火之際官紳總

辦優待太多自行撥火以滅其迹又言兵燹關領口糧時支應處多以

雜物獲利於飲食中總之官既不脩德行又外何顧藉常云云茲錄蜂

起而禁禁止一千八百四十五六年道光二十五年秋收少歉糧價騰

貴直與大賈之年無異巴黎城中諸大家例有愛民之心遂以地方列

名號借英金英金而購糧平糶既而預估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十八年

年公家所入之款較之出款不敷英金一千二百萬鎊危險之象益百

出而不應矣○法民睹此情形皆欲同心協力迫令法廷速改舊章以

救納蘇元氣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求新班中

人明目張膽譏言民間愁苦之氣皆國家辦理不善有以致之前後二

十日間此倡彼和媿媿動人且請於法廷重行推廣民間舉官之權維
按大臣不許求新班中各員更四路馳書於朋好請集知名之士大會
於法租巡役知而禁阻之求新班懼而罷會然外省人仍未之知也東
裝赴會者絡繹不絕於道乃既至巴黎無所事事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二月二十一日忽皆從逆旅中出但見六街三市間萬頭攢動
此處彼處不知將作何舉動聞之此中人士亦皆相顧茫然猶幸營兵
不為疑形紛擾至晚仍無動靜二十二日巴黎人屢起開門但見各
總出口旌旗飄颻已各駐紮重兵又有御林軍往來策應於是共知王
有自危之意立即閉門罷市民氣愈覺騷亂且巴黎城外居民亦紛紛
入城矣人集愈多亂勢益熾是日之晚有數處街民各取其竹木雜器
堆積道傍以爲寨欄民皆相伏其內既可藉以蔽身又可驅土馬之足

忽報修理槍械之店鋪已爲人搶奪一空又言御林軍竟與民人有同志而不願助王尤爲可駭○當二十一日法民之初犯也王與大臣愁思不知所措即遣太速理宮從長計議咸謂安輯民心之長策莫妙於更易大臣於是首用雞梭上疏辭職而以求新班中領袖梯耳及烏的倫據爲軍機處大臣又以捕歌德爲大將軍統領京營全部土馬似此文武並遣既可速籌新法又可鎮遏亂萌部署已畧定矣不料二十一日甫交下午忽奉一大禍從此法廷即有新法亦屬萬不能行嗚呼此始更果中有主之者乎法兵之出也於各總路分別駐防之分別派馬隊分設各衙署是時某署之前後左右擁集亂民不計其數初紛擾擾馬隊時官已厭而惡之矣亂民中忽有一不知姓名人手持洋鎗向馬隊中砰然轟入哨官大怒急督馬隊鳴礮回擊百彈同時並發民之

傷亡者五十人雖已紛紛駭退而昇其死者扶其傷者沿途劫奪車輛
雜置屍骸發廢曳赴各街大聲疾呼令民聚觀并遞訴官軍之慘酷眾
心益忿甚至通衢有棄之士子亦皆怒髮衝冠不能忍創

是夜新將軍播歌德分命偏裨將校督飭眾兵先將各街民所立柵欄
如小礮臺百金數佔據民黨畏之市肆間已肅靜無譁矣更不料新軍
機處大臣忽謂亂民之起宜務文德以爲緩輟不宜修武備以逞凶殘
遂於二十三日清晨傳令撤防庶幾民懷其惠自可立就安寧豈知大
兵甫撤亂民又起直趨太連理宮其時王與宮眷皆已進御早膳正與
諸大臣同坐便殿以待民間之動靜忽聞有奔騰喧噪之聲自遠而近
王即取鏡重審數大臣之姓氏驚駭昨命之樞耳及烏的倫攬廬兩大
臣更喜求新者也使之同入軍機處會商新政乃甫將擱筆倏見巴黎

某報館主筆紀蘭亭直入王宮，原方詰問，突如其來如之故。紀蘭亭即
厲聲詰王曰：王若貪戀大位，法事萬不能安，徒易大臣，何濟於事？王怒，
不許然，聞奔騰喧擾之聲益近，諸大臣共勸王不若從紀蘭亭之言，白
退王位，以救燃眉之急。王喟然長歎，無奈簽名於擬上退位之詔。即日
傳位於其太孫，而亂民已紛集於宮門之外矣。諸大臣急共保護，會意
繫視王及其宮眷出宮，見路旁適有二車，蓋以招入履坐者。王即許以
舊價，解同宮眷分乘之。轉瞬然，蕭蕭然，連出巴黎城，然迴望故宮，亦如
前王之漸然涕下也。又念昔者歷代法王當蒙難之時，類多避往英國，
遂命御者向海口駛行。凡在路奔馳者七晝夜，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二日，按西曆二月分向止二十八日
英曆二月二十三日至此月七日也歷盡輪蹄，况瘁之苦，始
抵海口，附登商輪船，向英國進發。既至英境，報名於海關，目稱為四述。

得先生及其眷屬○法王既通法國制治之一新法又如烟滅灰銷當
法民舉種連綿爲法王之際本冀其下體輿情以行新政然非出於全
國之民之公論也僅在巴黎壇舉官之權之衆人也且卽以此衆人言
王亦不知謗貶徒侍濫賞官爵以爲收拾人心迨若輩之心既服王仍
得自逞其私意一切治國之法與歷代法王不甚區別試問以民心之
何若則愴然而不知是以法人大起而逐之別求治國之新法○法人
歷六十年之久求之而未得者父傳子子傳孫求之之心終不懈怠也
四迷得先生既通政府議立新章名曰暫朝廷而舉拉馬門爲暫朝廷
之主夫以此時而治法民實較魯意斐禮王初立時尤爲無從措手已
衆賊中死傷載道其幸而生存者忿忿之氣發而思洩皆大肆騷擾不
知理義爲何物兼之貿易盡罷糧食一空法民世離相餓如遇凶年連

有大隊亂民直破太連理宮搶劫飲食其部院各大衙署之外皆有無數亂民四圍環繞其甚者署中樓房廳堂及大員辦公之所或遭盤踞或逞劫掠舉不敢加以禁阻拉馬丁政府公報即有一隊人至不知其何意實其衆送之人或持鎗或持刀或執民旗之有持刀者聲言大都督府衙門當空坐於一小几旁轉運定新章以安輯法京以拉馬丁無奈與其同議諸官員從長計議凡歷三月三夜不眠小休且眾人之在其前後左右者時而以燈教誨時而舉手扶持時而用強橫施勒而至署門外忽而至意傷前前後後凡二十次皆連台動動亂民萬不可制形勢愈口之擾亂矣法京之亂至此而極然拉馬丁與其宜其間之舉動則有聲好聲理皆下矣

同班中諸員之能解之府尹署中告示陸續繕發往往一示甫經張貼讀者尚未終篇後示又如飛發點計一二日之間已將法國歷代承襲之世職盡數革除而多設工作大廠使民皆有業可執又議於購糧以贍饑民凡此皆新政之可紀者至若大攝逐王出境之人而變易國旗之徽章又命裁自主之樹於大道之兩旁其時法人大半皆謂歷年所受之苛皆因諸事由王爲政民間

不得與開所設此後宜使法民各有自主之

權乃其權利之所在也

各街市凡有粉牆皆大書自主

平等同胞三字

法西編以上三項稿以三

字譯作華文則六字矣 軍政之不便者則改之舊律之

不合者則刪之舊律有言凡人欲思妄改國政者死罪今則改從輕比

至所設之大工作廠可容工人十二萬名皆有所事每日給以法

金二佛郎克

每一佛郎克約合中國通用洋銀二角許

○新政既立巴黎民人

外彼此抱持歡躍如馬汀且曰

似此大喜實屬沒世不忘之事 ○哲朝廷新政既立議院諸官必應盡舉又

知向例須民年納英金八鎊之賦稅始許舉官殊不洽於民情也遂命

革除之凡年已成丁之男子不論其有無納賦悉准舉官惟須公推明

哲之士能立治國之新議者始許入選不得以虛竿充數舉官既定一

千八百四十八年

道光二十

十一月初四日頒發民主之新章其大旨各

官定律之官惟在於議院議院之官即法蘭西國中人人可以公舉非

可指定姓氏者也。舉行新律者，上有民主之君，下有民主之官，民主之君以四年為一位，在位時黜陟左右大臣之權，君得而操之。全國之兵柄，君得而持之。鄰國之交涉，君得而主之。四年位滿，事無巨細，不少得議，可再舉以續君位。八年位滿，亦如之。且可轉連不斷。當其舉君之際，眾民亦無不與聞，且可用投筒暗舉之法，以免其召怨，杜其市恩。凡此皆新章之大旨也。及付議院公議，凡七百六十七議員中，以為是者七百三十七員，以為非者僅三十員，是百分中之九十餘分，詢謀僉同矣。遂可懸之國門，不能增損一字矣。然而法人之劫運未除，即有良法美意，以相挽回，仍須經歷多年之磨折，始克如願以償也。○且其間之風波更有不可測者。法京求新班各官，正在創思良法之際，萬不料巴黎奸凡之民，猶藉新章未盡妥善為詞，以蠱惑平民，遂於一千八百四

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重張旗鼓大肆猖獗暫朝廷無可如何

惟有連命賈副芽爲大將軍總統兵事且恐亂民之馬擦廐所底止也
重予賈副芽以便宜行事之機分道出師竭力彈壓更不料亂民猖於
故智謂國家卽以兵力威我輩我輩前已屢獲勝仗何畏之有且亂民
各有器械其膽益壯其爲之渠魁者又頗有才幹各街市自城內以至
城外自始事以迄平定其築立寨柵四千座且城外之所築者尤多於
城內賈副芽將軍督率兵士而來遇林立之寨柵不得不盡將毀亂
民亦莫不稍畏各衙門皆以思抗拒凡歷三晝夜之大亂始克一律平
平而亂民已流血成渠道旁屍骸亦如山積矣